

新生命大衆文庫

世界文學故事之七

百貨商店

茅盾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世界文學故事之七

百貨商店

茅盾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生

(世界文學故事之七)

百貨商店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3000

編著者

茅盾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序言

左拉(Emile Zola)生於一八四〇——一九〇二年，法國有名的所謂『自然主義』小說家。他從一八七一年發表了羅貢家的運命而後，到一八九三年發表的巴斯楷爾醫生，共二十餘年中凡作長篇小說二十卷，皆以法國第二帝政時代的社會變化為背景，假說有羅貢和馬惹二家，而演述其子孫之榮枯窮達，——有貴為總長的，賤為屠沽的，富為大資本家的，墮落為娼妓的，有為藝術家，為革命運動者的，——所以此二十卷各自獨立而又有連續性的小說又總名曰羅貢·馬惹叢書。(Les Rougon-Macquarts,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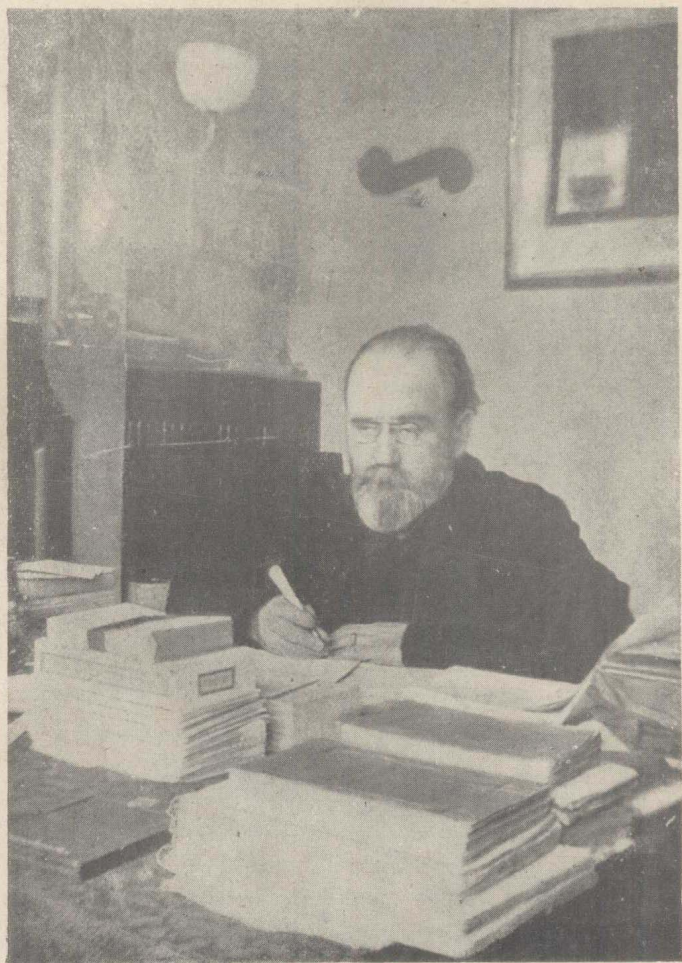
這百貨商店原名太太們的樂園，就是羅貢·馬惹叢書中之一卷。這是描寫拿破崙

三世『帝政時代』法國新式大商店即所謂百貨公司的興起，以及守舊的小商人的絕望的掙扎。照例，這書裏也有戀愛事件，就是那男主角，百貨公司太太們的樂園的總經理莫尼，和那女主角，該百貨公司有一個女店員台尼絲，兩人中間的有點『不近人情』的熱戀。說是『不近人情』（用一句術語是浪漫帝克）並非過分。因為不但女店員的台尼絲（本來是一個鄉下姑娘）是那樣的『超人』，金錢權勢都不能誘惑她，而那百萬家財，頗多艷史，發動了近代商業革命的總經理莫尼，到後來也因屢次『求愛被拒』而至於失魂落魄，生意都沒有心思去做，好像一個未嘗親近女人的三家村的書獃子了。這一幕『兩性鬥爭』的浪漫司，結果是勝利屬於女方。莫尼由『揩油』的不光明動機轉到了正大光明的求婚，並且因此斷絕了許多情婦——其中有貴婦人，也有風騷的另一女店員，

並且毅然不顧他公司裏高級同事的反對。這在我們看來，豈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嗎？這樣『生鐵蠻忒而』的總經理和那樣『超人』似的冰清玉潔的窮鄉下姑娘的女店員，在現今是找不到的。

原書總有二十多萬字罷，要縮成一萬五千字，真有『削足就履』之苦。無已，只把書中最主要的結構——新式的百貨公司打倒了舊式的小商店——很粗略的敘述出來。至於那貫串全書的經理和女店員的戀愛史，只好『割愛』了。

特此聲明。是爲序。



像 拉 左

(上) 左拉葬式中法郎士的演講
(下) 左拉的手蹟



Mon cher ami, je ne veux
rien dire, et je vous prie de ne
rien dire ^{de mon} ~~de mon~~ ^{Emile} ~~Emile~~ Zola. Il
faut attendre fermement la
victoire. — Mes amitiés à
vous et aux vôtres. *Emile Zola*
Medan par *Zola* (Scribe & Co.)

百貨商店 目次

卷首插圖

左拉像

左拉葬式中法朗士的演說

左拉的手蹟

一	到了巴黎·····	一
二	『那邊』·····	一〇
三	到樂園去·····	二五
四	被裁·····	四一

五 樂園的勝利……………四九

六 悲慘的失敗者……………六〇

七 小商人的最後……………六七

一 到了巴黎



十月裏的一天，早晨八點鐘，法國巴黎的特拉米旭第爾街和諾浮聖奧古斯丁街轉角上，一家百貨商店的高大正門前，有一位鄉下打扮的姑娘和兩個男孩子，正被那百貨商店大玻璃窗裏花花綠綠

的貨物吸引住了，出神地在那裏張望。

這時，大半個巴黎城還在睡覺，街上行人稀少，可是這家百貨商店已經開始活動了。大門口沿街一帶，早已擺滿了特別廉價貨——全是家常日用品，標明了價目，吸引過路人的眼光。大櫥窗裏陳列着五光十色的綢緞、布疋、呢絨、圍巾、襯衫、手套、幾百法郎一碼的花邊，以至幾個蘇一方的手帕，還有現成的綢袍，穿在假人身上，凸出了胸脯，扭着大屁股，越見得腰部細小；可是都沒有頭，頸頸上是一塊挺大的紙片，標明着價目。

在這些綢袍面前，那位鄉下姑娘看得呆了。她是第一次到巴黎。她來投奔一個本家叔叔。今天早上從火車站下來，她帶着兩個弟弟，

就找她叔叔所在的那條街，可是他們三個路過這家百貨商店，就看了，連叔叔也忘記了。許多穿得很時髦的年青店員，從各條街口走來，嘈雜地說笑着，都走進那百貨商店去了。他們一邊走，一邊朝這三個鄉下人瞟了一眼，微微訕笑。有幾個輕薄的店員還回過頭來釘住那鄉下姑娘看，嘴裏說着幾句什麼話，哄然笑起來了。

鄉下姑娘也覺得了，臉上立刻飛紅，躲躲閃閃地退在一邊，不知道怎樣纔好。她心裏却還在想道：『這舖子比伐朗尼的康乃依強多了！』原來她曾在那個康乃依服裝店裏當過兩年店員，恰好也是在新裝部，『可是她從沒見過這樣多這樣好看的現成女袍。

她祖居是伐朗尼鎮的鄉下，姓蒲杜，她名叫台尼絲，一年前，她的

父母相繼死了，留下兩個弟弟，大的十六歲了，小的纔只五歲，要她撫育。那時候，她的住在巴黎做呢布生意的叔叔曾經寫信給她，說是鄉下過不活時，就到巴黎來罷。那時候，台尼絲遲疑不決，連回信也沒給。最近，因為她的大弟弟要到巴黎來當雕刻學徒，她這纔想到了一年。前叔叔的來信，就此匆匆忙忙趕到了巴黎，事前却也沒有通知她叔叔。台尼絲雖然已有二十歲了，在這些地方，却還欠老到。

「到底叔叔家在那裏呢？」忽然台尼絲像做夢做醒了似的說。
「這裏已經是特拉米旭第爾街了，想來叔叔家總在這附近的一帶。」她的大弟弟若望回答。

於是他們三個都仰起了臉，向四下裏張望。若望眼快，早看見對

街一座矮小的舊房子大門口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恨恨地睨着這邊的百貨商店的大建築，而這男子的頭上，正當門楣處，有一塊破舊的綠地黃字的招牌，寫着：『歐爾倍老店，發賣棉布呢絨。』

『有了，有了；就在對街！』若望招呼着他的姊姊。三個人就過街去了。

那位高大身材的中年男子就是『歐爾倍老店』的主人，蒲杜先生，台尼絲他們的叔叔。他們叔叔們從沒見過，問了起來時方纔明白。蒲杜先生不料是大姪女帶着兩個兄弟來了，就老大喫驚，他的粗壯身體塞住了那大門，只是連聲叫道：『怎麼——怎麼，你來了？不是你在伐朗尼嗎？怎麼你又不在伐朗尼了呢？』他簡直忘記了自己擋

在門口，而三位遠客是在街上，他接連問了好一串話。

台尼絲他們終於走進了那『歐爾倍老店』時，也是一怔。這店房很矮，靠街的窗子又少又小，裏面黑洞洞地，他們三個從亮處進來，只覺得眼前一陣昏黑，簡直看不清人物。而且這屋裏又很陰濕，有一股冷氣直逼到他們身上來，他們幾乎發抖了。小弟弟班班很害怕似的緊拉住了他姊姊的裙角，就是那十六歲的大弟弟若望也畏縮地挨着她姊姊的肩膀。

蒲杜夫人和她的女兒也出來招待了，問他們有沒有喫過早點心。『下車來時喫過些了。』台尼絲一面回答，一面漸漸定下神來，看這舖子的內容。幾隻舊櫃台倒還光潔，架子上的貨物却不多，牆壁和

天花板都成了灰黑色。反映出那些棉布呀，呢絨呀，更加闇淡無光。鋪面那邊牆角裏，站着二男一女三個店員，悄悄地在裏面說話。

漸漸談到了家務上，台尼絲宛轉地說明了父母死後，一個錢都沒有遺下，她在康乃依那邊薪水太少，自己喫用，還要養兩個弟弟，簡直過不下，這回到巴黎來，就想投奔她叔叔找點工作。不是一年前叔叔還有過信嗎？她們三個人什麼都沒有，只帶了一口小箱子，還放在車站行李房。

「呃，呃，我跟你說亮話，」蒲杜先生的口氣怪兀突。「不錯，我有過信給你，可是那是一年多了，從那時候起，我的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孩子，我這是真話。」